

泰州南山寺迎奉佛陀舍利紀實(中)

范觀瀾

隨後，他帶領我們進入他的珍寶館。整個樓整整有三層都布滿了藏品，真叫你目不暇接。在觀賞展品過程中，師父又問劉寧先生，談及修復南山寺的情況，並問：「歷史上南山寺是有一座寶塔叫文峰塔，又稱周公塔，古海陵八景謂之「鳳池筆穎」，此次復建要不要建啊？」聽長老一番話，我們連忙搭腔：「要建啊！」南山寺寶塔要重建，了中長老頗感興趣，並若有所思，提出建塔要有鎮塔之寶。正由於此引出了長老爲了報效家鄉的父老鄉親，許下了宏願：「只要你們建塔，這鎮塔之寶，由我來幫助你們。」在善導寺的珍寶館長老爲我們許下了宏願。接下來，長老又說：「我爲你們迎請一顆佛陀舍利。作爲家鄉南山寺的鎮塔之寶。」頓時我們一行人，高興的不知如何是好！

在後來臺灣之旅的行程中，大家還都不時地再分享回味著。盼望總有一天佛陀舍利能迎奉到泰州。

三、舍利因緣

《般若經》云：「佛身及設利羅，皆由如是甚深般

若波羅密多功德所熏修故，乃爲一切世間天、人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供養佛陀舍利可追思佛祖無量功德，如佛在世，見到舍利如見佛陀。因此，佛陀舍利的供奉的意義是極其深遠的。其實了中長老發願要爲家鄉泰州恭請到佛陀舍利，作爲泰州市的鎮市之寶。在我們一般人看來這總是難以想像的一件事。但是，早在上個世紀的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了中長老就曾經苦心周旋從斯里蘭卡迎回了兩顆佛陀舍利供奉在臺北善導寺。那次的迎奉盛典，至今在寶島臺灣乃至於世界佛教界還傳爲佳話。那年長老以專使身份前往新加坡。整個恭迎護持過程，可謂萬人空巷。衆多民衆到機場跪迎，到善導寺瞻仰，可說是盛況空前。當晚了中長老還爲信衆演講，題爲「迎奉佛陀舍利的意義及經過」。聽講人潮踴躍非常，盛況也爲歷來所罕見。

西元一九八八年，了中長老時任世界佛教僧伽會中文秘書長，正好與時任世界佛教僧伽會英文秘書長、斯里蘭卡高僧偉波拉沙拉法師之間交誼深厚。方才促成了

當年臺北善導寺迎奉的佛陀舍利，那佛陀舍利也原為斯里蘭卡瑪希揚格納寺所珍藏的。

據南傳佛教文獻記載，釋迦牟尼佛滅後二百餘年（約西元前二百五十年前後），印度阿育王時代，阿育王之子摩哂尊者赴錫蘭弘法，曾命錫蘭比丘蘇曼那尊者，前往印度求法，返國時向阿育王恭請釋迦佛舍利回國供奉，其中部分於錫蘭烏達朱拉巴亞王朝時，迎奉與瑪希揚格納寺佛塔內珍藏。直至西元一九五一年，古老的佛塔重建，由英國的兩個考古官員康林漢與貝爾挖掘到瑪希揚格納古舍利塔，接著，葛那拉塔納法師及參那納亞科總理指派著名的斯里蘭卡籍考古學家帕拉納披它納博士進行考古挖掘，使得佛陀舍利又得重新見世。後來佛塔重建完成後，一部分舍利仍珍藏於塔內，一部分則供奉與該寺博物館中。

一九八八年，恭送佛陀舍利來臺灣的斯里蘭卡高僧有世界佛教僧伽會英文秘書長偉波拉沙拉法師、斯國比丘師範學院院長蘇瑪那喬施法師及贈送佛陀舍利的瑪希揚格納寺首席法師史里尼瓦沙法師。據報導，那次奉送佛陀舍利還帶來兩棵第三代菩提樹送至臺灣的佛教大學。

而如今了中長老已連續兩屆榮任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長期領導世界佛教，各國僧伽所公認崇敬的國際佛

教之尊。加上了中長老與斯里蘭卡佛教交誼長期以來就非常深厚。如今擔任世界佛教僧伽會英文副秘書的蘇滿那法師，亦是追隨長老多年的弟子。早年也是了中長老資助他從斯里蘭卡到臺灣師範大學留學的。

鑒於此，我曾思索，師父所許下的宏願肯定會成功的。大願悉成滿，百福自莊嚴啊！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了中長老率團來泰州參加姜堰法華寺開光大典。其間老人家又與我們商談迎奉佛陀舍利事宜。他原以為，是在南山寺寶塔建好後才能迎奉，可能時間還有一段。但我們提出，在寶塔建造前就想迎奉佛陀舍利，早日讓佛陀的光輝來護佑我們這座城市啊！師父非常慈悲：「好，我們就一起努力吧！」我似乎覺得，師父是有求必應啊！

四、迎奉旅程

辛卯春節過後，師父了中長老從寶島臺灣來電話，說已與斯里蘭卡方面講好，同意奉贈一顆佛陀舍利給泰州南山寺。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世界佛教僧伽會英文秘書長、斯里蘭卡貝蘭維拉寺住持從斯里蘭卡可倫坡專程給了中長老發來專函。函中這樣寫到：「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了中長老，德望隆於國際佛教界，向來致力於推動，維護國際僧伽組織之間的友好關係，堪當實至名

歸的法門至尊。了中長老與斯里蘭卡佛教僧伽之間，一向有著親切而深厚的交誼。因此，出自感恩及榮幸，具有兩千五百年歷史的古剎瑪希揚格納寺現任住持決定將該寺鎮寺之寶，神聖的本師釋迦牟尼佛舍利子奉安與中國江蘇省泰州市南山寺，該地爲了中長老的誕生地。祈請佛陀加被，護佑世界和平，人民安樂！

喜訊傳來，我們奔相走告，很快要夢想成真啦！本來準備在新加坡迎奉，後來又確定幾路人馬都在上海會合，並將時間定於西元二〇一一年六月五日上午在泰州舉行「佛陀舍利迎奉盛典」。

按照這個時間接點，我們做好各自的準備工作。但是這種準備工作，又是那麼不容易啊。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了中長老又一次率團來泰州，在泰州期間專門與劉寧先生、馬林先生（時任泰州市民族宗教事務管理局局長）進行商談，就如何迎奉佛陀舍利舉行迎奉大典，大家一起研究統一意見。老人家竟然把他在一九八八年臺北善導寺迎奉佛陀舍利的策劃大綱、迎奉大典的秩序冊都帶給我們供參考，以免我們走彎道。

此次護送佛陀舍利到泰州的斯里蘭卡高僧確定有斯國坎迪佛牙寺僧王烏度嘎瑪菩達拉吉達大長老、世界佛教僧伽會副會長、斯里蘭卡維迪亞蘭卡大學校長庫沙拉達摩法師、世界佛教僧伽會英文秘書長偉馬來拉塔那法

師、世界佛教僧伽會英文副秘書長蘇滿那法師、斯里蘭卡瑪希揚格納寺住持達摩拉基塔法師等，這些高僧在斯國地位都是非常顯赫。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六日晚上，筆者突然接到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的電話，查點這批高僧來華情況。哪知道，這批高僧都是國家之間外交禮遇特殊的嘉賓。正由於此，那就必須啓動一定的程式，必須要經過高層報批。話雖這麼說，又談何容易啊！時間就剩下不到二十天的時間，萬一在哪一環卡住，迎奉大典能如期舉行嗎？那幾天如同一頭霧水，時間已定。國內如諸山長老都已邀請，會場也準備好了，萬一……真是不知所措。還是師父了中長老親自出馬與有關方面溝通，終於一路綠燈了。否則的話，師父後來就想啓動第二個方案，還是赴新加坡迎奉，再不行還有第三個方案，就是派人直接赴斯里蘭卡迎奉，反正一定要將佛陀舍利迎奉至家鄉。

其實，在迎奉前這麼一段時間內，我與師父的電話聯絡幾乎成了熱線，每當我們碰到難處，經師父一點撥頓時會迎刃而解的。但師父的考慮都是非常周到的，特別是迎奉大典的安排，誰在前，誰在後，哪樣如法，哪樣不如法，師父都考慮得非常詳盡。

在接待斯里蘭卡貴賓問題上，儘管他老人家是名副其實的僧王，但他都考慮如何接待斯國的僧王，給他

們提高接待禮遇。爲此，老人家還親自手書給上海覺醒大和尚請他幫忙。信中情懇意切，信中有這樣寫道：「……斯里蘭卡高僧，將於六月四日，乘斯里蘭卡航空八八六航班，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入境上海浦東機場。爲表示對舍利及斯國高僧之敬重，懇請法座協助，入境機場時能禮遇通關，若有可能，祈請協調租用貴賓室一間，以作暫息……」再則，師父對這些貴賓的安排可謂無微不至，每天住什麼房間，乘什麼車子，甚至叮囑我每餐的餐具要爲他們專門準備刀叉，總之不能讓貴賓們感到不方便。

我們開始從南山寺現存大殿準備開始，以及現場的布置。長老要求我們花最少的錢辦最好的事，能省則省，只要不是永久的，能借則借。正是由於老人家的關心指導，我們整個迎奉會場準備得既莊嚴又大氣。同時我們還對所需要的接點、各路人馬都非常認真，打好前站。似乎在迎奉佛陀舍利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不知不覺都迎刃而解了。

五、莊嚴交接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日十八點，師父了中長老一行從臺北飛抵上海浦東機場，我們與先期從新加坡到達的世界佛教僧伽會中文秘書長慧雄大和尚和中國佛教協會副

會長、上海玉佛寺方丈覺醒大和尚等匯合一起迎接長老一行。機場上打起了橫幅「熱烈歡迎臺灣了中長老一行蒞臨上海」。

次日中午，在了中長老的率領下，我們與慧雄、覺醒等大和尚一起赴浦東機場恭迎佛陀舍利和護送佛陀舍利的斯國僧王一行。斯航航班正點到達，斯國的嘉賓們確實受到了極高的禮遇，只見瑪希揚格納寺住持達摩拉基塔法師雙手托住用僧袋包好的佛陀舍利塔在前，斯里蘭卡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總領事馬金達先生推著輪椅，坎迪佛牙寺僧王坐在上面慈祥地招著手。其他幾位斯國高僧在了中長老的陪同下，緩緩地從機場內走出。按照安排，接機後當日目的地是泰州所屬的靖江揚子江國際大酒店。奇怪，我們剛進機場時天上下著瓢潑大雨，如今恭迎佛陀舍利出機場時，雨突然停了下來，似乎給予了我們很多方便。我們分別乘坐十多輛汽車在警車的開道下一路綠燈，護送佛陀舍利浩浩蕩蕩向靖江開去。

一路上，似乎也非常順當，開車的時候儘管淅淅瀝瀝地下著雨，當中途需要休息的時候，雨倒又停了下來。按照預定時間，我們護送著佛陀舍利順利地到達當晚下榻的靖江揚子江國際大酒店。